

与“柏拉图”的对话

杜健
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与『柏拉图』的对话

杜键
著

人民
艺术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柏拉图”的对话 / 杜键著. —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102-05403-2

I. ①与… II. ①杜… III. ①艺术美学—问答 IV.
① J0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3459 号

与“柏拉图”的对话

著 者 杜 键

编辑出版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地 址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100735

网 址 www.renmei.com.cn

电 话 发行部: 65252847 65256181 邮购部: 65229381

责任编辑 霍静宇

装帧设计 霍静宇

责任印制 文燕军

责任校对 黄 薇

制版印刷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2011 年 1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

印数: 0001—1500

ISBN 978-7-102-05403-2

定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联系调换。

目 录

引言	1
一、“美是什么”不是“假问题”	3
二、从“美是漂亮小姐”说起	9
三、评判“漂亮小姐”的标准是哪里来的	16
四、关于“绝对美”	21
五、美是优质人性的感性显现	27
六、关于“人的本质”和“社会文化构造”	38
七、唯物史观对于美学的意义	45
八、实践在美学中的地位	55
九、大自然不能提供完善的审美价值坐标	58
十、人类为什么需要欣赏自己	64
十一、审美是对人性的一种感性的价值判断	77
十二、审美价值的“层级性”和“不可比性”	85
十三、关于“美的泛化”	89
十四、“汤罐”之美，来自哪里	99
十五、“节律快感”与“节律美感”以及“形式美”	111
十六、花为什么被认为是美的	126
十七、“美的泛化”即人性的对象化	137
十八、“美”为什么是一种“客观存在”	147
十九、美以怎样的形态存在于世间	159
二十、艺术是什么	175
二十一、艺术的前景是否可以预测	195
二十二、美学的意义是什么	206
后 记	219

引言

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图1）以苏格拉底与希庇阿斯对话的方式，提出了“美是什么”这个问题。经过论证，他的结论为“美是难的”。从那时以来，人们对美的本质的探索不能说没有进展，但所有努力，至今仍未能圆满回答这个“柏拉图的难题”。

我有幸因所学专业的牵连，也遭遇这个迷人的问题。我为柏拉图在那个时候就能如此深入地提出这个问题而对他敬佩不已。他提出的是一个极有意义的问题，我很想就这个问题与柏拉图讨论，于是就出现了这个想象中的“对话”。对柏拉图我缺乏研究，与我对话的当然不是真实的柏拉图，他只是我心目中的那个柏拉图。

柏拉图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其著述影响深远。如果活到现在（公元2010年），他就是2437岁了。我不避自身的浅陋而与他老人家“对话”——尽管是想象中的——也深感歉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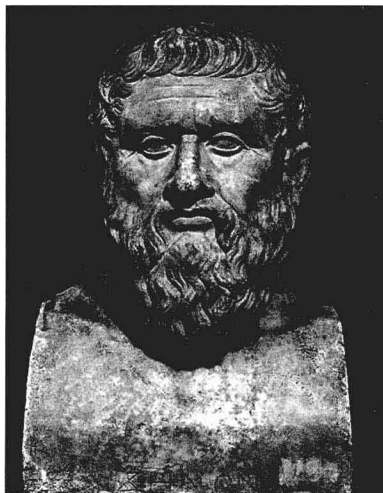


图1 柏拉图像

一、“美是什么”不是“假问题”

杜健（以下简称“杜”）：尊敬的柏拉图先生，真不好意思请您来与我这个美学的“发烧友”讨论有关“美”的问题。在我们谈话的开始，我必须首先为自己的狂妄而向您表示歉意。

我奢望共同关心的问题，能让我们的灵魂在浩瀚的空间相遇，使我贫乏的大脑，能因此而添补些灵性。使我不安的是您的发言也只能由我来代替做出，这当然很不妥当，但是我们之间的时空距离是如此之巨大，这是在没有办法时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好在人们都知道此事的底细，它无非是我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如果由于我的浅薄而出现谬误，或由此而造成人们对您的某种误解，这个账最后都会算在我的头上而与您完全无关。

柏拉图（以下简称“柏”）：没有关系。我并不在乎人们对我有什么误解。我要问你的是：为什么要找我来做你讨论的对手？难道是我的美学观点，在什么地方使你不能理解或使你耿耿于怀，以致有什么话一定要对我讲吗？

杜：对您的美学观点有意见是很正常的事。两千多年来无数学者在研究您，对您有褒也有贬，在这方面想说些有新意的话，余地倒是不多了。我想与您对话的主要原因，不是要对您的美学提意见，而是希望您能听听我的美学观点，并给予批评指正。

柏：两千多年来，后人对我的许多观点进行过分析和批评，使我受益匪浅，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还有机会对后人的观点发表意见（这是违反常理的呀）。今天居然有这样的可能，我当然十分高兴！不过，与我这个两千多年前的老头子对话，你以为能听到有价值的意见吗？

杜：您过谦了。由于您首先提出“美是什么”这个问题，对美有长

久而深入的思考，我理所当然地首选您做我的批评者。两千多年来，您虽然一直生活在天上，但人间的事，我想您也是十分关注的。因此，我们的对话，自然是在当今文化背景下的对话。我对这次对话寄予厚望，并为今天能得到实现而无比欣喜。

柏：长期以来，一直有学者批评我关于美是“理式”的说法；对我的“三张床”的观点以及对伟大诗人的不敬^①，也有不少人给以嘲笑；现在又有学者认为我提出的“美是什么”是一个“假问题”；他们说“美的本质不但存在而且可以定义的观点，在20世纪被完全否定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认为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吗？

杜：对您以前的美学观，我也不完全赞成，例如我并不认同您的“理式说”^②，但我却惊叹两千多年前“理式说”中所蕴含的智慧。此说构思之精致、表达之生动，使它的影响力一直绵延至今，许多美学思想受到它的影响（有些简直就是它的翻版）；对于渗透在您的美学思想中对高尚人性的执著追求，也常使我感动；至于您两千多年前，就在《大希庇阿斯篇》中如此深入而又生动地提出“美是什么”的问题，我以为是应该载入人类文化史的重要事件。“美”的问题被提出来这一事件本身——不论其是否得到解决——标志着人类对于人性的自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说到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如果人们因为两千多年都解不开“美是什么”这个难题，而怀疑问题本身的合理性，从而放弃对它的追究，您有何看法？

柏：对于有人怀疑这个问题本身的合理性、放弃对这个问题的追究或改变问题的性质（如用对“审美活动是什么”来代替对“美是什么”的追问）等做法，我认为可以谅解的。两千年是一个巨大而漫长的时空流程，在这个流程中，人们对一个存在于自己身边无比亲切、多彩、令人向往直至陶醉的美的现象不能做出解释，当然十分懊恼，有人想从另一个方

向找出路不奇怪。

长期以来，不少学者还指出“美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也有含糊的地方。例如，“漂亮小姐”“竖琴”“汤罐”等被人们称为“美的事物”所指的那个“美”，具有多大的普适性？它与威武不屈的战士所展示的“美”，是同一个“美”吗？我们在生活中感受到的如自然界与社会生活中的美乃至艺术中的美是一回事吗？要知道，人们用“美”这个词并不严格，人们在研究“美是什么”的时候，这“美”的边界在哪里？它清晰吗？这些都是他们提出的合理的问题。

杜：多少年来，人们在使用“美”这个词的过程中，一方面在不断发掘、拓展它所可能包括的意义，另一方面又不断调整、筛选并抛弃它与别的词重叠的、不准确的意义，使这个词的内涵更丰富也更恰当地包含自身应有的独特的意义。这个过程不会停止。“美”这个词在现实生活中的这种发展和变化，在众多的词语中并不特殊，是正常的。我以为它不能成为哲学家们对“美”无法定义的理由。哲学家应该以清晰的研究成果，使自己成为促进“美”这个词合理发展的一个积极因素。

柏：我还听说，“美是什么”这个问题，不仅“两千多年来人们探索的事实本身已经表明，对它的追究是不会有结果的”；而且有学者通过理论上“严密的逻辑推理”，也证明了这是一个“假问题”。

杜：我也看到过这种观点。您对它有何看法？

柏：两千多年来，这个“美”的问题没有解决是事实，但我以为这不是，也不应该成为这个问题不能成立或不能解决的根据，毕竟“未解决”不等于“不能解决”。至于“严密的逻辑”之说，我对它并不信任。逻辑是依赖于概念的，而概念与事实（事物）之间，使用时并不一定能做到对称和吻合，因此，对于“严密的逻辑”说，我甚怀疑，怀疑他在概念的形成时就包含着错误。我更信服生活本身的逻辑，它告诉我，“美是什么”是

一个真实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杜：看来，您对“美是什么”这个问题，依然保持着初衷，并没有放弃。

柏：当然！我至今仍然认为“美是什么”这个问题是真实存在着的。综观《大希庇阿斯篇》，我是从事实出发提出这个问题的。我问的是：存在于“漂亮的小姐”“竖琴”和“汤罐”中的那个“美”是什么？如果认为这三个被称为美的事物不存在用“美”这个词来概括的某种共同的性质，则完全可以说清楚：“这些被人们认为是‘美’的事物如‘漂亮的小姐’‘竖琴’和‘汤罐’中的那个‘美’，其实分别是不同的三种东西，并无共性可言，因此，以‘美’来概括的某些事物的共同本质，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我没有看到这样清晰的分析。

此外，尽管我在提出这个问题时，有一个指向是对着“美本身”，也就是指向一种“绝对美”的，但并没有把答案限制在“美本身”和“绝对美”之中，因此，现在有些学者以否定“绝对美”来否定“美是什么”是说不通的，这是用否定对问题的某一种回答，来否定问题本身。对于有没有“绝对美”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在讨论“美是什么”时，把它作为对“美”的问题的多种回应中的一种来加以考察，不能因为否定“绝对美”的存在而否定对“美”的追问。

尽管直到现在，对“美”所做出的种种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但我仍然坚定地寄希望于后来者，始终没有放弃它最终会被解释清楚的信念。

“美”确实是个难题，但“难题”不等于“假问题”。

杜：很荣幸我的观点在这一点上能与您一致。我也认为“美是什么”这个问题真实地存在着，回避是不行的。它如果得不到解决，人们就如芒刺在背，必然还要回过头来面对它。

柏：十分高兴你也这样看。你这样看的根据是什么？

杜：因为人类每时每刻都在追求着美，这是他们生存的一种价值所在，两千多年来人们并不因这个问题难以回答而放弃它。对于人们对美的不懈追求必须给予尊重。我以为它绝非仅仅出于一种探求真理的“顽强的学术精神”，更主要的是因为人们离不开美。人们对“美”的执著探索，正说明美对于人类有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如果不是这样，这个“美”的问题早就被人们扔到废纸篓里遗忘了，绝不会延续几千年，始终为人们所关注。

相信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美在人们的心目中所占的分量将会越来越重，与此相应，人们对美的探索也必然会付出更大的努力，美对于人类将产生空前的影响。我预感“美”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具有的真实价值，将远远超出我们今天对它的估计。

柏：有时我也觉得难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美是什么”这个问题始终不放弃？你刚才的说法提醒我，“美是什么”与“‘美’对于人类意味着什么”这两个问题不仅相互关联，而且一种直觉告诉我，这后一个问题不论在学术价值上还是在学术难度上，都与前一个问题相当，或者，它们就是同一个问题。

杜：人类在实践中和理论上对美的不懈追求，显示出美对于人类的重大意义。如今有人告诉他们“美是什么”是一个不存在的“假问题”，存在的只有“审美活动”，这首先在逻辑上就说不通：如果没有“美”，什么是“审美活动”还能说清楚吗？若回避“美是什么”，无论你把“审美活动”说得多么的“独立自主”也无济于事，因为人们仍然要问：“那个可以点燃‘审美活动’的‘火种’归根结底是什么？”

我和您一样，认为“美是什么”是一个真实存在着的、无法以任何借口来回避的问题，是一个需要回答、最终也可以回答的问题，只是由于它的复杂性，把它说清楚不容易而已。“美是什么”这个难题，并不因为有人说它不存在，它就真的从人们的面前消失，现在它依然悬在人们的头上。今天冒昧请求与您相见，就是为了在探寻“美是什么”时，想得到您

的帮助。

柏：很高兴你对美的问题有这样的热情。我也有兴致与你一同来寻找关于美的答案。

至于这个是“真”还是“假”的问题，我看谈到这里可以打住了。因为即使你证明了它是“真问题”，却无法回答它，这种“证明”又有何意义？要知道，两千多年前，我就已经站在这个起点上了！现在我们还是先集中力量来回答“美是什么”这个难题吧！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能有所进展，这“真假”之辩，岂不也就水落石出了吗？

杜：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讨论对“美”的看法。

柏：好的。

注释：

①在《理想国》卷十中，柏拉图以苏格拉底之口说：“床不是有三种吗？第一种是在自然中本有的，我想不妨说是神造的，因为没有旁人能制造它；第二种是木匠制造的；第三种是画家制造的。”另外，他还认为艺术家和诗人的作品描写神的缺点，有碍理想国对公民的教育，因此要把包括荷马在内的艺术家逐出他的“理想国”。

②“理式”是柏拉图哲学的重要概念。朱光潜在《柏拉图文艺对话集》（339页）的译后记中认为：“ideai 不依存于人的意识的存在，所以只能译为‘理式’，不能译为‘观念’或‘理念’”。据《王太庆论柏拉图哲学和翻译问题》（《柏拉图对话集》697页）一文说：“这个术语过去按英译idea译成‘观念’或‘概念’，其实并不是英文idear的意思，而是客观形相。”这里从朱译。

二、从“美是漂亮小姐”说起

杜：在《大希庇阿斯篇》中，您巧妙地教训了希庇阿斯（以下简称希氏），把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的内在复杂性，相当充分地揭示出来，给人们以深刻印象。我想您与我的这次讨论，也采取您在《大希庇阿斯篇》中所用的方式——权且让我来扮演希氏曾充当的那个“美是什么”的阐释者，力图把“美是什么”说清楚，而您仍然以您的智慧和机敏，来担任类似苏格拉底和他的“论敌”的角色，尽可能把我驳得体无完肤。您看用这样的方式来讨论可以吗？

柏：当然可以，但也不必拘泥于此，听其自然为好。你就开始说吧。

杜：我常想，陈述自己对美的认识，应从具体的现象说起，逐步深化，最后达到对美的本质的认识，而不是一开始就先抛出一个美的定义。现在看来，做到这一点，在叙述上需要高超的艺术技巧。我对自己能否做到这一点没有多大的信心，但愿意试一试。在我看来，它虽然有难度，但主要是寻找陈述的路径和表述技巧上的问题，而不是对美的认识本身的问题。在对“美”的认识上，我反而有些信心，不然我不会如此冒昧地把您请来。

柏：很好，我欣赏你的自信。在许多学者都认为“美是不可定义”，认为“聪明人”应该在“美是什么”这个问题前“保持沉默”^③的时候，你却一开始就宣布最终要给美下定义，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当然，我希望你的这种勇气，不是希氏那种源于无知的勇气。

杜：勇气是需要的，但我也清楚无知是难免的。我对自己是否能避免落入“无知者无畏”的逻辑并无信心。认识是一个无尽的对错误的修正过程。作为一个探索者，要直面种种挫折，我必须诚实地对待自己。

柏：对于美的表述，我赞赏那种从具体的、感性的现象说起，逐步上升到理性概括的高度的做法，而不是一上来就抛出个抽象的定义，让人摸不着头脑。我可以给你宽松的条件，从哪里说起都行，一次说不清楚，说第二次；说错了，可以修正重新说。我有足够的耐心听你慢慢道来，使你不至因为表达上的困难而导致你的见解无法得到充分的陈述。

杜：谢谢您的宽容，但我还是要请您原谅我的无礼。在讨论中我可能会为维护我的观点而与您辩论，对您的观点说“不”。

柏：这很正常，不必为此有任何顾虑！

杜：您在《大希庇阿斯篇》中，以许多生动的事例来证明说清楚“美是什么”是困难的。对希氏关于这个问题的种种浅陋的说法，您通过事实给以有力的驳斥。但是我还是想指出：希氏关于美的一个说法中潜在的合理因素，被您忽略或低估了。

柏：是吗？请你指出被我“忽略或低估”的他的“说法”。

杜：他说“美就是一位漂亮小姐”。

柏：呵！没想到。你认为他这个说法包含着合理性？如果肯定其有合理性，我们今天的讨论，岂不是成为公众的笑柄？

杜：在他的这个说法里，显然存在着错误，但人们的认识，常常是在整体的错误中包含着局部的合理因素，或者在整体的正确中包含着局部的错误，而那整体错误中所包含的某种局部的合理因素，有时也可能正是揭开某个问题全部秘密的重要线索。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一个“说法”所具有的这种复杂性，应把那存在于整体错误中的局部的某种合理性保存下来，即使这个“合理因素”看起来是简单、幼稚的，也不应将它全盘否定。

柏：请你指出在“美是一位漂亮小姐”这句错话中，“应保存下来”的“某种合理因素”是什么。

杜：从您与希氏的对话中，我感到希氏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家伙。他先说美是“漂亮小姐”，后来又说“是黄金”、“是恰当”等等，在他的脑子里，其实不曾有过关于“美是什么”的认真思索。但是，缺乏理性思维能力而偏向于感性直觉的希氏，首先说美是“漂亮的小姐”，其中也确实包含着一种朴素的合理因素。

柏：请说下去。

杜：对于“漂亮的小姐”，人们形容她时最恰当的语词是“美”，这一点被希氏的直觉把握到了。虽然他把“美的东西”与“美”相混淆（漂亮的小姐是美的，但并非美就是漂亮小姐），被苏格拉底用“美的母马”“美的竖琴”“美的汤罐”等事实所驳倒，然而，形容“漂亮小姐”最恰当的语词是“美”这个事实，其中就包含着认识“美是什么”的重要线索。这个线索当时被苏格拉底——也就是被您所忽视了。

柏：请说明这个“重要线索”是什么。

杜：这个“线索”就是：美与人相关，是人的一种表现。沿着这个线索追究下去，我们会发现，美正是人的优秀的素质和秉性的一种感性显现。不仅形容漂亮小姐最恰当的词是美，而且形容漂亮的小伙子、健康的婴幼儿、历练的老人等，最恰当的词都只能是“美”。

柏：我以为，你这个“最恰当的词都只能是‘美’”的说法，过于绝对了一点，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最恰当的词‘之一’”。

杜：您是严谨的学者。现在人们形容一个事物的方式和角度的可能

性，是多种多样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在“最恰当的词”后面再加“之一”当然是稳妥的；但是，如果就用“美”来形容人的优秀的质的感性显现，是否加“之一”，我以为都可以，甚至不加可能更准确。

柏：是否要加“之一”，不争了。这不重要。

你上面这段话，已经说出你的一些基本观点，但这个基本观点有偏于狭隘之嫌。我虽然一直也认为美与人相关，但并不认为美仅仅与人相关，我认为美与世界万物都相关。固然，人——男人、女人、老人、孩子——都可能是美的，但是竖琴、汤罐、母马等等，不也可能是美的吗？还有许多与人毫不相干的大自然中的事物是美的，例如起伏的山峦、明媚的春光、鲜艳的山花、灿烂的星空等等，难道它们的美都与人相关？或者说它们的美都来自于人？这能说得通吗？

杜：事实的确如此。竖琴、汤罐、母马、起伏的山峦、明媚的春光、鲜艳的山花、灿烂的星空等等一切美的事物，在我看来，都与人相关。它们都是由于优秀的人性而引发的美的泛化现象，是人性的对象化。

柏：很高兴你提出一个新的概念：“美的泛化”现象。看来问题有点复杂，需要慢慢深入讨论。

在判断你的“美的泛化”说能否成立之前，姑且先按你的说法来思考一下：如果漂亮的小姐包含着美的线索，那么竖琴、汤罐在你看来，应该同样包含着美的线索，也就是说，一切美的事物都包含着美与人之间关系的线索（因为你认为凡是美的事物都与人相关），那么“漂亮小姐”所包含的“美的线索”又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你为什么单单指出我忽视了“漂亮小姐”所包含的关于美的“重要线索”？

杜：是的，一切美的事物都包含着美的线索，人们想要探寻美的秘密，唯有通过美的事物去追踪美的本源，别无他途。但是，美的事物是如此的丰富，以致两千多年来，企图从美的事物中归纳出某种共同本质的努

力，无一例外地都失败了。为什么会这样？

柏：我想无外乎两种可能：一是像现在时髦的说法那样，美的事物之间根本就没有“共同的本质”或“共同的本源”可言；另一种可能就是人们至今仍然没有把握住它们之间（美与美的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

杜：我认为是后一种可能“人们至今仍然没有把握住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没有看穿“美”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出现“泛化”现象。

柏：你所说的“美的泛化”，指的是某种看起来与人无关的美的事物和情境，它之所以能够让人感受到美，仍然是因为它辗转地体现出你所谓的“优秀的人性”的缘故。是这样吗？

杜：是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尽管历史上许多学者都曾把美与优质人性相联系，但在美的泛化现象面前，都很难把这一点坚持下去。因为有太多的美的事物似乎与人无关，难以把它们和“美”联系在一起，只好放弃这个发掘“美的本质”的最有价值的途径，另寻出路，而事实是别无出路。您好像也有类似的经历，并不例外。

柏：我？是吗？

杜：您在《理想国》里谈论对年轻人的教育时，用苏格拉底之口说：“不美，节奏坏，不和谐，都由于语文坏和性情坏；美，节奏好，和谐，都由于心灵的智慧和善良。”又说：“一看到美的东西，他就会赞赏它们，很快乐地把它们吸收到心灵里，作为滋养，因此自己性格也变成高尚优美。”您还肯定“最美的境界”是“心灵的优美与身体的优美谐和一致，融成一个整体”（《柏拉图文艺对话集》61、63、64页），这些话所呈现的逻辑，在我看来分明就是：美来自“优秀的人性”。